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 第一回 讀奇書舊事覺新民 游宦海燃其空煮豆

看官，現今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欲內免專制、外杜瓜分的一個絕大轉機、絕大遭際，不是那預備立憲一事麼？但那立憲上加了這麼預備兩個字的活動考語，我就深恐將來這憲意立不成，必定嫁禍到我們同胞程度不齊上，以為卸罪地步。唉！說也可憐，卻難怪政府這般設想，中國人卻也真沒得立憲國民的資格。語云：「物必自腐而後蟲生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」所以無論強弱榮辱，皆是自己做出來的，切莫要去錯怨別人。看官，你們如果不信我們中國社會腐敗沒有立憲國文明的氣象，我曾經得著一部社會小說，其中類皆近世實人實事，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狀，足能做一本立憲難成的保證書。我若不從頭至尾的細細說明，不獨看官們裝在一個大悶葫蘆裡疑團莫釋，連我也未免辜負那贈書的人一番苦心孤詣。我記得那年從東洋畢業回國，一逕就往北京去赴部考驗。因路上風波勞頓，覺腦氣筋裡異常困倦，聽人說琉璃廠是個人文薈萃之區，我獨自一人逛到那裡去醒一醒渴睡。忽從一家書坊店門首經過，見有一部手抄的書稿，表面上標著《冷眼觀》，我拿過翻開一望，見那書中記載的人名事實，倒有一大半是我夾袋裡的東西，那著者竟是先得我心了。當下就問那書肆主人：「要幾何代價？」不意他不慌不忙說出幾句料想不到的話來。

看官，你們想他說甚麼？原來他說：「我這部書，卻有兩等賣法。」我忙請問他哪兩等？他道：「若是頑固黨守舊派來買我的這部書稿，我非要英金三百鎊不可；倘有熱心公益中國前途新學界一般種子情願要，我就分文不取，雙手奉贈他也可以使得。」我見他吐屬慷慨，就對他唱了一個大喏，先致謝了他贈書的美意，然後向他說道：「我雖不是新前途，卻也異乎舊黨派。我大概看了看你那書上的宗旨目的，不過形容著幾個舊社會的怪人怪事，哪裡就值得許多的金鎊？」他聽我駁詰他，不由的把鼻子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舊何新？不鐵何金？我這舊社會的怪事，正是那新前途的阻力，不可不叫大家知道知道，好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你如果能擔任我這印行的義務，我尚有後三十年的怪世界，正在調查預備立憲時代的各界魑魅魍魎一般變相，候我成了稿，索性贈與你做個圓滿的功德！」我方欲再同他周旋兩句，忽見空際墨雲四合。哦，不好了！將近要落下大雨來了。我就急忙袖好書稿，匆匆與書肆主人作別回寓，將那本《冷眼觀》取出來，從頭看去，及至看到那書上的人種種腐敗，我那立憲絕望的心又不覺油然而生，只得灑了幾點熱淚！再看那上面寫道：「唉！半生辛苦無人問，留得溫嶠一部書。」我姓王，名字叫王小雅。曾記得我那十七歲上，我父親子雅公在南京上元外翰任所，一病不起。看官，我父親本來不是老教，曾由咸豐王子科舉人，膺臬議敘知縣，就選了一個福建光澤縣的缺分。正欲打點赴任，不意我伯父文勤公適由粵藩擢昇閩撫，這光澤縣正是他屬下，在別人也不過照例迴避罷了！但我伯父的為人，外寬內刻，他自經歷的宦途，也就危險得很。當他中了翰林，留京供職的時候，正值粵匪擾亂之際。又因禁這嘮子鴉片煙，激成圓明園一炬之禍，咸豐帝挾兩宮出狩。彼時京中對逃官禁令森嚴，凡私離職守的人，政府裡都記了一個底冊，以為將來勒令休致地步。可巧我伯父的大名，亦在其內。當日幸遇晏侍郎端書奉旨回籍團練，他同姓晏的本有世誼，就隱在他的名下，改名凱泰（原名敦敏）。事後保了一個四品卿銜，加捐浙江補用道。

適當金陵尚未克復，朝旨命合肥李文忠在蘇滬一帶剿辦粵匪，同我伯父正是優貢同年。那時非比目下科舉絕命的時代，這「同年」兩個字，讀書人是最重的，一見面就委他辦淮軍營務處，又委他創辦蘇省牙醫總局。杭州一經肅清，我伯父即署了浙江督糧道，轉運漕糧，順便就赴部引見。其時西佛爺亦甚疑惑他是逃官裡頭的人。怎奈他官名已改，又加上有一位最有勢力的親王從中緩頰，說他是奉旨隨晏某回籍團練秦保有人員，又說了一聲：「從前在翰林館的時候，先皇帝很常識他！」也該他官星發達，這一句話剛巧打動了西佛爺愛屋及烏的念頭，不到一二年，就把他開臬陳藩，轉瞬放了福建巡撫。這是我伯父一生的歷史。

當我父親選授光澤縣缺，正是我伯父到閩撫任的時候。因我家四代同居，及至我父親，與手足更相友愛。詎料我伯父不但存了一個越人肥瘠的思想，而且恐我父親做州縣官，設有虧空，不無累及，於是想出破壞的法子來，對我父親說：「大凡做州縣官的，第一要有一副假慈悲的面貌；第二要有一種劊子手的心腸；第三還要有一肚皮做妓女的米湯。你如今自問這三種裡頭，有哪一樣？所學非所用，豈不是白白地去自家喫苦麼？你若不聽從我改了知縣，憑你飛到天上，我也有神通叫人參掉你為止！」一陣連動帶嚇，我父親就改就了這上元的教諭。在任十六年之久，並未革過一名秀才，報過一個劣生，所以我父親故後，靈柩回籍的那日，學校中人約而同的白衣送葬。再加其時江寧太守李筱軒是我父親王子鄉榜同年，上江兩縣仰承首府的意旨，加派了得力的家丁，帶領許多民夫在碼頭照料，我就同我母親一逕回籍。

其時我伯父早在閩撫任上積勞病故，幾位哥哥雖蒙聖恩隆厚，分別蔭了郎中主事，祇是各人都擁著十幾萬銅臭，醉生夢死的過活。我回籍次年，就將我父親入祖塋安葬。轉瞬已是三年，我業經交到十九歲上。本年正該除孝，我母親就替我趕忙娶媳婦兒。這門親卻是我母親的姨姪女，在南京時就早經定下來的。我當時也歡歡喜喜的去迎娶。不意過門之後，未及三朝，我的妻子就想爭權攬利，著實的探聽我家裡有多少存款，有多少田地房產，便慫恿我同我母親分居。我因此大不為然，夫妻就不甚恩愛，遇事齟齬。大約人家娶了不賢孝的婦女，猶如國家出了不忠的臣子一般，總是為著權利二字的病根做了主動力，往往鬧出許多亡國亡家的亂子來。

當時我因他是我母親的姨姪女，又不便同他時常吵鬧，只好想出一趟門，迴避一年半載。彼時我不在家中，或者他們婆媳漸生和睦，把這權利化歸烏有，亦未可知。我主意已定，便屢次求我母親放我出門謀事。我母親不但不肯讓我出外，而且以大義申飭了我一頓，說我燕爾新婚，理應同新婦在家朝夕侍奉，倘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他老人家養育一場。說罷，就嚎啕痛哭，倒把已嚇了開口不得，只得候了好一會，等我母親怒氣稍平靜些兒，因輕輕的稟道：「不是我做兒子的放著現成福不享，一定要拋妻撇母，背井離鄉，只因家中素來和睦，設或將來自我發難，弄得骨肉參商，豈不要被人唾罵？所以還是暫離膝下的好！」我母親聽了我一番話，摸不著頭腦，只好帶怒叫人將我的媳婦兒喊來，就把我說的話去告給他，問他知道不知道。他起先也是一竅不通，兩隻眼睛望著我發怔，後來忽然回味，不由的臉泛桃花，一言不發，只管朝著我敢怒而不敢言。又像似含著一包眼淚，欲申訴又無可申訴的樣子。我此時終覺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想起他離慈蔭太早，失人教育，以致做女孩兒家的義務多有缺憾，反動了個矜憐他的念頭，也就不欲當著母親深追同他過不去。於是低了頭，長嘆了一聲，不辭而出。

剛剛的退到天井裡，忽見家人們傳進一封馬遞文書來，我急忙接過一看，並非別人，正是我那李筱軒年伯由南京府署發來的信。我當時不知底細，心中疑惑不定。及至拆開一看，原來是我年伯替我將我父親在日兼辦的幾宗差事，統留一年。又代我薦了個句容縣張大令的書啟兼雜務館地，每月束■是英洋二十四番，連關約附在信內寄來，囑我見信即刻動身，慎勿延誤。我自思此番可巧師出有名，遂拿了來信去稟知我母親，商議第二日就動身前往。我母親雖是不願意我遠出，然見我有了館地，也不便十分攔阻，只好勉作歡顏，囑咐我遇事謙和，不可恃才傲物，我一一的答應了。祇有我媳婦兒見我飄然遠舉，毫不以室家為念，便誤會我是一種薄倖人物。雖經我再三的撫慰，終覺有點不好過的意思。我也只得明知故昧，同他胡混了一夜，托他安心侍奉婆婆。且家中統共祇有親丁三口，我如今再出外，只餘婆媳兩人，切不可稍存私念，自尋苦惱。

到了次日，僱了一隻長行的邵伯劃子船，辭別了母親，將行李搬上。時值初春天氣，寒威較重，適東北風大作，正是一帆飽掛，不到兩三日，早望見兩點金焦，長江如正練一般，舟子打起纜來，乘著順風，那只船如弩箭離弦，頃刻間已至石頭城下。我就算還了船錢，將行李僱了兩匹馬，駝至城內狀元境一片集賢客棧內住下。

明日就去江寧府衙門稟到稟見。我的那位李年伯見了我，甚為歡迎，對我說是：「你來的甚好！如今我薦你的這位張大令，卻是與你父親同我皆是同年，而且與現任制軍張香帥又是會榜同年。目下不知因著一樁甚麼事，急得發了瘋症。前天藩臺瑞方伯意欲將他撤任，是我回明瞭制軍，說張令半世青燈，一行作吏，到任後吏治過於勤勞，偶染痰疾，刻已稍愈，若把他平白撤任，不獨張

令性命將有不保，亦且將來地方官將無人肯盡心辦事。當下制軍沉吟半晌，對我說道：『此事昨日藩司已經回過我，我因為同張令是老同年，卻未曾答應，看他那副神情，似乎還未知道我同張令是有年誼的樣子。好在張令同你也是同年，此事就煩你轉致藩司，請他替張令設個法子，祇要公私兩益就得了！；我只得答應了下來。剛巧翻卷那邊已經有了消息，派了傳事號房在院上候我出來，對我說是：『翻卷有要事待商，立等傳見。』我下了院，不及回到自己衙門，就一逕去上翻卷衙門。我下了轎，剛要上官廳，不意翻卷的執帖家人走來回我說是：『翻卷吩咐過的，李大人早到早見，晚到晚見，叫家人們伺候著，一到請不必落官廳，就請到內籤押房裡坐。』我當時就隨著那名執帖家人進去，誰知翻卷已經在花廳前面，笑容滿面的拱著手迎了上來，不容分說，一把攔了我的手，一直的扯到籤押房裡面坐下。也不容我行禮，口中對我嚷道：『句容張令，兄弟實在不知道同大帥及老兄有年誼，兄弟一時糊塗，誤聽敝署錢幕潘靜齋的話，說張令痰迷心竅，恐怕貽誤公事，所以回明瞭大帥，要想派個人去代代勞。如今既知道是老兄同大帥的老同年，這撤換的事，兄弟是萬不敢做到。但是須想個妙法，要地方上公事既不攔誤，張令又可在任安心調理，兄弟方大帥及老兄面上交代得過去，所以請老兄過來，彼此商議商議！』一時那位錢穀師爺也過來了，又說了許多不知得罪的套話。於是大家公議，想出了一個法子來，當時是我說：『不如由卑府委一名發審委員去，代張令襄理庶務；再寫一封信，將大人成全他的意思，知照張令，囑他趕緊醫治如何？』翻卷聽見我的話，用手拈住八字鬚子，點著腦袋說：『甚好，咱們就這樣辦！老兄回了衙門，費心在候補知縣裡頭委一名去就是了。』彼時我答應了一個『是』，翻卷一端了茶碗，我就辭了出去。

誰知翻卷送我到宅門口，回身進去。我剛轉過臉來，忽聽得後面一聲怪叫，我再掉轉頭去一瞧，卻是翻卷唱京調二簧的聲音，我只好裝著聾子沒有聽見。此事前日已委了一位姓呂的去，也是山東人，與張令同鄉，他們又一向交好，此番去當他的發審，是無有不合適的。這呂委員到差第二日，我就接著張令的稟函，他甚為感激，並同我要位知醫的朋友去診病，帶辦書啟，這是明明投桃報李的意思。我所以想到你身上，就把你薦了去。再者，從前老年兄在任兼辦的文廟樂舞同各書院監院點名的差事，我早回明瞭制軍，委你們的後任接辦。其中統留一年薪水，候你來領，你明日即具一張墨領來，將此項銀子領去，雖然不多，也可以寄回去稍微貼補家用！」

我聽見我年伯一番話，感激無地，簡直差一點兒哭了出來，祇有聽一句，答應了一個「是」字，直至聽完，我方住口。我年伯還要留我便飯，是我立意不肯；又將我母親替年伯母年伯請安的腐套說了一遍，我年伯也問了問家鄉近況，一路辛苦以及來省現寓何處，我又一一的告給他聽。

見日已過午，恰好有人來拜會，接著又是督院傳見，我就乘勢辭了下來。從府署回寓，略一轉彎即到。才走至我住的第八號門口，猛抬頭看見一人，黑胖四方臉，兩撇黃八字鬚子，戴了一頂暖帽，水晶頂花翎，身上穿了一身灰鼠袍套，跟班的倒有六七個。那人仰著臉朝天，鼻上架了一副又黑又大的墨晶玳瑁邊眼鏡，從第九號房間裡一掀門簾，踱著官步出來。跟班的狐假虎威，口中吆喝著叫我讓開，便一疊連聲嚷叫「伺候呀！伺候呀！」我再留神一看，見他那門榜上貼了一紙梅紅片子，上面寫著「正任寶應縣杜寓」七個字，此時才明白是我們老公祖杜法孟，不久我因案弔省察看的。我心中想著：這班狗奴，主人業已鬧出亂子來的時候了，功名保得住保不住尚不可知，住在一個客寓裡，尚且如許吆五喝六，眼下無人的式樣，若是印把在手的時節，還不知要怎麼魚肉鄉民，塗炭地方呢！怪不得一個好端端的實缺知縣，弄得撤任調省。

我正在那裡對著房門榜上紅紙條子出神，不提防從房裡忽地鑽出一個婦人來，一陣香風，正在我的肋下撞了過去。接著房裡又跑出一個未著長衣的男子來，趕上前一手揪住這婦人，連推帶抱的兩人嘻嘻呵呵拉進房去。只聽見那婦人口中帶著笑嚷道：「我不來了，黃師爺真的這麼鬧，老爺一下子回來看見，成個甚麼體統？我不來了！」說著，又是一陣嘻嘻呵呵笑個不住。我再一留心，見那男子不過三十上下，倒是個小白臉兒。那婦人也不過二三十歲，雖是徐娘半老，卻也風韻猶存，再加一雙媚眼，兩道秀眉，對著人有意無意的低眸一盼，也覺得有一二分騷態撩人。我心中認著是杜老公祖帶來的隨身侍妾，頗怪他帷薄不修。轉念既是姨太太，自必有僕婦跟隨，如今這房裡並無別項女眷，其非姨太太可知。或者是個私娼，叫了來伺寢的，亦未可知。再朝著房裡一聽，卻是放著房門簾，銀蒜低垂，玉人無語，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都沒有。

我正欲轉身回房，忽然聽見客寓門外一陣嘈雜，接著那兩扇中門呀然開放，一把紅傘，一頂藍呢四轎，抬了進來。及至下了轎一看，原來就是適才出去的那位杜老公祖拜客回來。又猛聽得九號房中咯喳一聲，只聽那女人埋怨那男子道：「你看，你這個人心倒有多粗！連帳子都被你弄掉了下來。」那男子回道：「這才叫做戲臺上出大恭，大家唱不成哩！」兩人說了，又是笑將起來。我其時正吸著一口呂宋煙，聽了這句話，也不由的要笑，幾乎被那口煙噙出眼淚來。

及至回過頭去一望，那位杜老公祖下了轎並不回房，還衣冠齊楚的立在那客寓裡一間會客廳旁邊，不住的用手去拈他那朝珠上的紀念。幾名跟班的卻是川流不息在棧門口，張頭探腦的向街上望。又聽見那杜老公祖扯著滴滴滾滾圓的道地京腔嗓子，對著他的用人問道：「到了麼？」有個年輕的跟班見問，垂著手先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又回道：「還沒有到。」我看了看此種神情，想必是專誠候一位尊客來拜會的光景，所以有這種出門如見大賓的現象。不多一刻，聽見遠遠的鑼響，只見一個跟班的氣喘呼呼的跑進來喊說：「到了！」杜老公祖便忙將一雙馬蹄袖子放了下來，然後舉起右手無名指，對準暖帽的中縫，同他那鼻准一絲一毫都不歪，必恭必敬的站在那客寓的二道門裡邊，寧神息慮的靜候。跟班的個個都帶頭紅纓大帽，站在天井裡伺候。

少停一會，那鑼聲更近，紅黑帽子，一遞一聲的哼呀，轎子已經在門口打住。忽見一個像號房的人跑進棧房，手裡舉著一副紅全簡大帖，口中不住的嚷道：「寶應王少爺住在第幾號房間呀？我們是府大人親自來拜會謝步的呀！」我一聽，才明白是我年伯來同我鬧官場虛套。當下棧中茶房將那人領到我面前，他就沖著我請了一個安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們大人來替少爺請安謝步，還有要緊公事要當面談呢。」我將帖子接過來一望，上面寫道：「世愚弟李延蕭頓首拜。」我便趕忙的對那號房說道：「這稱呼是萬不敢當！我此番未曾帶有用人，就煩你替我說我不在寓裡，擋你們大人駕。如有話吩咐，少停到衙門裡去領教就是！」那號房領了我的話，轉臉出去，對他們本官說了，接著又聽見鑼聲，我知道我年伯已是回去，但是我心中甚不放心，不知要與我有甚麼要緊話說。我本來秉性急燥，隨即進了房，就想穿件馬褂，立刻前去稟見。誰知我才跨進房門，又是一個戴紅纓帽執帖的家人跟著我進來，倒把我嚇了一驚。及至接過帖子來一看，卻是一行官銜小字的手本，我心中已猜到八九分是那位杜老公祖，我便不去看那手本上是寫的甚麼，當時裝著不認識，沉著臉對他說道：「你們老爺是誰？這帖子恐是拿錯了的罷！你回去問一問，明白了再來。」我說完這幾句話便不去理會他，我自去開箱找尋衣服。剛巧府裡二少爺有封信來給我，拆開一看，卻是已經封備樓船一隻，停泊桃葉渡，替我接風帶錢行。這位二少君表字雲卿，早已中過翰林，為人風流倜儻。我去見年伯的時候，在籤押房裡會過一次。如今他既高興來交結我，又何能裝著假道學的模样不去應酬他呢？當下就給了他一給回片，說是即刻就過來奉陪。

我等府裡送信的人去後，再看看那杜老祖的跟班，已不知是何時溜了出去。我心中本來有點瞧不起這一班人，他既知難而退，正合我的意思。我便一邊穿好了衣服，將房門鎖起，一面就尋找茶房來交代他的鎖鑰。剛要朝外走，忽聽聞壁房裡，王八兔崽子的亂罵，又說：「這點兒小事統不會辦，要你們一班混賬行子幹甚麼的？明天替我一起攆了出去！有個跟班的立在房門口，說是：「老爺在府裡的時候，小的去院上探聽，是李大人的號房對我講，說他們大人一下院，就要到集賢棧去拜個寶應老爺。小的聽到這裡，就趕緊的來回老爺了，做夢也想不到這棧裡會有兩房寶應客人！」我聽到這裡，才明白適問那位杜老先生一番恭而有禮，卻是誤會所致。我再瞧一瞧時表，已是六點一刻，急急的來至淮清橋桃葉渡口，遠見一隻頭號燈舫停泊在釣魚巷官妓韓延發家河房後門，船上已是珠圍翠繞的一片笙哥。

雲卿望見我來，便招呼將船解了纜，攏近岸來，搭了扶手。我上了船，看見艙裡已有三位生客，卻都不甚相熟。我就先向主人行了禮，雲卿便一位一位的為我介紹。原來一位是雲卿胞弟葆生；一位是本署的錢席錢晉甫；一位有鬚鬚的四房舍孔，卻是翻卷的少爺文大爺。我次第通了名號，那只船已是容與中流，向東水關而去。

時正三月中旬，輕寒未退，盈盈一水中，擁出一丸涼月，與東關頭城圈裡面丐戶兩三燈火互相明滅。再轉面一看，卻是一帶丁字簾櫳，燈燭點得如同白晝。原來這東關頭有一連二十幾座城洞，都是伙食乞丐居住。一般有領袖管束，名曰丐頭。遇有官府過境，丐頭就率領了群丐去挽舟牽纜，卻好與釣魚巷官妓河房遙遙相對。本是前明朱太祖創設的，所以警戒後人，倘要在釣魚巷樂而忘返，則必有入東關頭身為乞丐之一日。我當時見此情景，又想起舊地重遊，不覺淒然浩嘆。正是：

多情惟有秦淮月，

不照興亡照美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再記。